

甜香淡淡

□阿简

深秋,街头巷尾又飘来了糖炒栗子那略带焦糊味的独特甜香。在晚霞满天的苍茫暮色里,悠然地走在弥漫着栗香的回家路上,她的心恬静而喜悦,一如十年以前。

那时候,她刚来这个城市,公司安排她住在某饭店。暮色四合的时候,她一个人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望着窗外的街景发呆。车流如海,华灯初上,那些或闪烁或流动的点点灯光,如同满天里璀璨的繁星,越发映衬出她的孤单和凄凉。“这么多的灯,却没有一盏是为我点亮的”,她时常想。宾馆里的灯光,柔和而幽暗,在里面来回转上几圈,莫名地就会有一种阴森的大殿里那种影影绰绰的感觉。这种感觉像叮在皮肉上的一个黑蜂,让她很厌恶,也很恐惧。她想辞掉这个工作回家,可是这个时候,他出现了。

那个时候正是他的低谷。因为之前的一宗买卖失手,多年来的积蓄血本无归。他跟朋友合租,白天在出租屋思索着日后的去路,晚上就来找她聊天。每天的下班时间一到,他都会准时地出现在她的房间门口,从外套的大口袋里掏出一包热腾腾的糖炒栗子。他一边把栗子一个一个地剥好递到她的手上,一边天南海北地把自己的见闻讲给她听,虽然不过都是些浮皮潦草的闲话,却让她原本寂寥的晚上鲜活了起来。

因为长期不爱运动,她的体质比较虚弱。同事帮忙联系了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帮她调理,说到开方子回去喝汤药,她却犯了难——住处显然不具备煎药的条件,宾馆也不提供这样的服务,于是她跟医生商量,能不能换点成药吃。“别换啊!请好中医看病,为的就是求一个好方子嘛。”他笑嘻嘻地说着,接过药方叠好,装进了自己的衣兜里。从那以后每到下班,他就把在电炉子上煎好的中药,连同那一包热乎乎的栗子一块儿带来,那瓶中药因为揣在他的怀里保温,交到她手上还是热的。

在这一只只带着他体温的中药瓶里,她感觉自己的心有了归属。于是有一天,在他求婚的时候,她只微微一笑,就答应了。

后来,他们结婚了,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么多年来,他依旧保持着买栗子的习惯,剥到又润又软的,总要格外偏心留给她。而她,也依旧会像当年那样乖乖地吃掉。一家三口出来散步,每每闻到满街的栗香,她和他总会相视一笑,回忆起十年前那些单调而温馨的美丽夜晚和那清苦而纯真的金色年华,心里想着:没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很好,就好比这其貌不扬的糖炒栗子,醇厚的本味里有一点淡淡的香、淡淡的甜。淡淡的,就很好。

懂得“服软”学会爱

□钱永广

妻子虽然个子不高、看上去柔弱,但她的性格直、脾气倔,遇事更加不饶人。刚结婚时,我们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这不禁让我常怀念恋爱时的甜蜜时光,那时我们彼此都“伪装”得特别好,可旁观者都十分清楚,特别是双方父母并不看好我们。我们还是结了婚,可婚后没几年,两人的棱角慢慢显山露水,有时竟然会为很小的事针尖对麦芒,事后又常常后悔不已。

和很多中年人一样,平时我们各自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家里孩子还小,负担更重。妻子常埋怨我不做家务事,对我黑着脸。让我常感到委屈,且有一股怨气要喷薄而出,觉得妻子是挑事。

仔细想想,我们俩都是好人,可为什么每次总要闹得不可开交呢?

那天晚上,因为孩子的事,妻子又忍不住埋怨我,而我恰恰因工作不顺心没好气,眼看一场争吵就要一触即发。此时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谈笑风生了一阵。打完电话,我发现因为“分了心”,之前的怒火暂时得到缓解,一颗波涛汹涌的心也慢慢安静下来。当我再和妻子说话时,口气明显缓和,以许久都未有过的温柔,安慰和开解妻子。妻子先是诧异于我的表现,然后情绪也缓和下来。我趁机真诚地请求妻子原谅之前的坏脾气,表示不想再争吵,要找回昔日的恩爱。我的服软显然让妻子很受用,脸上竟然也露出笑意。

我终于找到以前和妻子争吵的原因:没有人先退让,没有人先“服软”。原来在婚姻的城堡里,当双方为琐事争吵时,男方不妨先主动示好,待对方情绪缓和时好好谈谈,更有利于解决矛盾。自此,我尝试体谅妻子的不易,发生矛盾时主动“示弱”,果然,此后妻子的脾气也慢慢跟着有了改变,家里少了许多争吵。

我这是不是算学会了爱?



素素

□舒曼

“到家了吗?不放心。”素素刚在自家车库泊好车,梓瑄的手机短信就发了过来。

素素呢却依然坐在驾驶室,没有下车。她知道,自己的老公大伟,这个时候一定像往常一样,窝在客厅沙发上玩手机,等她回来伺候自己呢!

回到家中,大伟果然如自己所想,素素内心那种郁闷、失落、无助,还有深深的愤懑,瞬间就像吃了芥末一样蹿到了心口:嫁了这样没有家庭责任心的男人,真是一步错、步步错!

月儿高挂的时候,素素听着身边大伟的鼾声如雷,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梓瑄曾是素素的恋人。后来很突兀地,梓瑄就去了英国。走之前,连招呼都没有和素素打一下,一段时间之后就来说要和素素分手。愤怒,让素素一时失去理智,半年之后,她负气嫁给了根本就不爱的大伟。

其实,梓瑄在英国经商的父亲一直不同意他和素素的事。两人争执间,瑄父突发脑出血,梓瑄仓促去了国外。看着病重的父亲,孝顺的梓瑄不忍再忤逆,索性当了逃兵。

两年后,父亲辞世,梓瑄回国。

二

大伟一开始,对素素还真是视若珍宝,呵护有加。这个在他看来撞大运“捡”来的老婆,工作稳定、模样俏丽,而且气质高雅、知书达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出类拔萃。所以,他小心守护,生怕素素有哪儿不开心。直到大伟听到素素在睡梦中竟然呼唤着梓瑄的名字,他问过、闹过几回,心也渐渐凉了,怠慢和轻视素素成了常态。素素自知对不起丈夫,好在两人并未生育,她提出离婚,自己净身出户。可大伟不甘心:你当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呀,门儿都没有!要耗,大家一起耗死!

梓瑄回国后,创办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在商场上长袖善舞的他,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像梓瑄这样的钻石王老五,人帅又多金,走到哪里都不乏女子秋波暗送。可梓瑄难忘素素。两人虽也联络上了,但是,一切都既成事实,一切都回不去了。

三

素素原本住在乡下的母亲阿尔茨海默症严重了,需要人时刻贴身守护。素素是独女,只能把母亲搬到城里雇了人照料。她和大伟

的那套小房子,塞进了这么多人,顿时乱作一团。母亲的药费再加上保姆的费用,使她和大伟几乎月光,哪里还有余力攒钱买房?

梓瑄知道了,悄悄地以素素的名义替她在市中心购置了一套户型和采光都非常棒的房子。

“怎么可以让你花钱为我买房子?”素素看着梓瑄拿出的新房钥匙,吓了一跳,“我是有夫之妇。收下你赠送的房子,岂不是坐实了我俩的婚外情?让人认为我被你包养?不不不!如果我们将来,必须是我光明正大地在离婚后嫁给你!”

“当年欠你一个交代,今天还你一点心意!有何不可?”梓瑄坚持把钥匙往素素手中塞,“让我有机会帮你吧。你不要误会,我从未想过要用物质和金钱来弥补什么,我只想让你过得开心一点。”

“梓瑄,求求你,真的不要这样!”素素哭了,“请给我一点尊严好不好?”

“希望我放手是吧?做梦,死了都别想!”悄悄跟来的大伟看到这一切,心里虽妒恨,却也相信了两人的清白。

大伟虽然对素素采用了冷暴力,不理不睬又不离婚,但没有亏待素素母亲。他不抱怨小家又挤又乱,还尽着女婿的义务照顾老人。素素更感觉亏欠了他,不再提离婚的事,也不再和梓瑄有任何来往。

三人就这样默默僵持着。

一桩突如其来的祸事,猝然打破了这个状态!一天深夜,借酒浇愁的大伟失足坠落一处竖有警示标志的路边施工管道中,受了重伤!素素怎么也不会想到大伟会出这样的事。她尽心尽力地陪着大伟四处就医,照顾他的衣食起居……

四

梓瑄并没有幸灾乐祸,相反还出钱出力,和素素一起照顾大伟动了手术,又帮助他进行各种康复治疗。此时的大伟,反倒切身感受到素素和梓瑄的善良。

一晃一年就过去了。大伟在素素和梓瑄尽心尽力的照料下,居然基本康复,能自己行动了!

一天早上,素素醒来后,没有找到大伟。在客厅的餐桌上,她发现了大伟已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旁边一张信笺上,写着寥寥数语:“素素、梓瑄,通过你们,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丽,还有人性的美好!我放下了。真的放下了。我真祝福你们永远相爱、一生幸福!”